

枪响鬼魂宫



7.5
5

枪响鬼魂宫

赫历 赫东抒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枪响鬼魂宫
赫历 赫东抒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25印张140,0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册

ISBN 7—206—00340—0
I·69 定价: 2.35元

目 录

1. 东陵风雨夜	(1)
2. 马伸桥“押宝”	(12)
3. 炸尸奇闻录	(25)
4. 皇陵大观	(43)
5. 狼吃羊，需找一个借口	(61)
6. 撒一把米，哄鸡下蛋	(79)
7. 石破天惊，慈禧太后裸尸棺盖	(86)
8.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01)
9. 鸳鸯楼惊变	(116)
10. 列车上人证争夺战	(124)
11. 城外放一枪，城内杀一人	(140)
12. 螳螂扑蝉，黄雀在后	(154)
13. 劫人质，珍宝得而复失	(170)
14. 钱能通神，惊天盗案冰消瓦解	(186)
15. 血泪洗去铜臭味	(200)
16. 魔窟之战	(213)
17. 没有尾声	(225)

1. 东陵风雨夜

蜿蜒起伏、层峦叠翠的昌瑞山，笼罩在一片漆黑的夜幕之中，显得十分神秘而又幽邃。

黑夜如磐，人影幢幢。谭温江、张歧厚和飞猫腿等六、七个残兵败将仓皇逃窜。后面是冯玉祥一位连长率数十名士兵紧紧追赶，不时地开枪射击。谭的残兵赤手空拳，衣服褴褛，显得狼狈而又慌张，在山岳林海中蛇行。但武功高强的飞(猫)腿却表现得沉稳无畏。他隐在一块巉岩之后，猝然掷出一个飞镖，将一持枪连副手腕截断。其余人等皆不敢贸然前进。众士兵举枪向前面开了一排子弹。夜阑人静，枪声惊天动地。连长急忙摆手道：“下面是皇陵，不准鸣枪！”

果然，山下是一片金顶红墙、重檐飞翘的古建筑群。

连长率众在山峦中胡乱寻觅时，又被飞猫腿掷来的飞镖伤了两个弟兄。连长令众士兵停止搜索，说：“这皇陵帮了谭温江的忙。——只好向冯总司令销差了！”连副捂着手腕咬牙切齿地骂道：“他妈的，让谭温江这狗娘养的捡了条命！”

谭温江等连滚带爬地来到朝房前，透过灯光，可见一老一少正在对弈。那老的叫吴仕卿，童颜鹤鬓，满面红光；少的叫一枝花，个子不高，却显得十分精悍。奇的是两人每吃对方一个子儿，往案上轻轻一摁，那子儿就嵌进木头深处！

谭温江见此情景，不禁呆了，惊异道：“真乃奇人也！我在江湖闯荡十几年，却不曾见过这般人物！”

飞(猫)腿悄悄告诉他：“这老头当年还曾是西太后的‘御前供奉’呢，是江湖上闻名的大力士。他叫吴仕卿，是守陵的统带。他膝下有三子一女，也十分了得：老大吴大钢，手使双钩；老二吴铁钢，手使双刀；老三吴铁牛虽是个孩子，却极有功夫，他的‘神腿三踢’很是厉害，一脚上去，老牛都倒在地上；女儿吴剑雄，手使鸳鸯剑，善打飞蝗石，上百人也近她不得。与吴仕卿下棋那厮，浑名，‘一枝花’，手段极高，驰名江湖，官府也奈何不了……目下他们虽为清室守陵，却改吃民国俸禄。”

谭温江道：“咱们到朝房借一宿，明天早晨好返回马伸桥。”

飞(猫)腿摇摇头，说：“皇陵岂能借宿！昔日是‘人过砍头，马过削蹄’的！师座，此地不可久留！”他挽起谭温江的胳膊潜踪而去。

此时，天上黑云乱滚，狂风骤起。一会儿，便下起蚕豆大的雨点来。

他们经过定东陵。谭温江仰头观看宏伟的隆恩殿，俯首细瞧巨大的龙凤彩石，说：“这石雕着实古怪，别的地方都是龙在上，凤在下，唯独它凤在上，龙在下，而且一凤压双龙。”

飞(猫)腿道：“想必是慈禧陵无疑了。她垂帘听政，两朝皇帝同治、光绪均受她摆布，自然是一凤压双龙了。”

谭温江哈哈一笑，脸上作出一副猥亵的样子，说：“好了，今夜老子就睡在娘娘上头！正好可以蔽雨。”

飞(猫)腿道：“师座，不可。此处正是吴统带绿营巡逻必

到之处。我们还是找个僻静去处才好。”

谭温江一伙借着夜幕和树林的掩护，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从西往东走。当他们来到西双山峪时，隐隐约约听到一阵异样的声响。谭温江警觉地说：“注意！有动静！”

飞(猫)腿低声说：“声音可能来自下面的惠妃园寝。”

他们蹑手蹑脚地来到惠妃园寝后面，那声音更清晰了，而且可以看见三个鬼鬼祟祟的黑影。

张歧厚有些紧张，被一块石头绊了个前趔。三个人影闻声迅速从地上捡起一包东西，象穿了兔子鞋，飞也似地躲进山林中去。他们窜入林子以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

谭温江恐怕是冯玉祥那连人在此守株待兔，就说：“他们虽然三个人，还是躲开为妙！”

飞(猫)腿带领众人向侧翼潜行。然而峰回路转，这两伙人却走了个顶头碰。双方旋即各自急忙躲开去。

张歧厚悄声道：“好象不是冯玉祥的人！”

飞(猫)腿道：“八成是盗墓贼！”

谭温江亦看见那瘦高挑儿背着一个包袱，脸上现出一股冷笑的神情。他低声命令道：“快，抓住他们！”

飞(猫)腿施展起“燕子穿林”轻功，轻轻落在瘦高挑儿的背后，一个扫堂腿过去，那瘦高挑儿“噗通”一声倒在地上。他包里的东西亦稀里哗啦地洒了一地。

中等个儿见失落包袱，顾不了许多，举枪开火，击中一个士兵。飞(猫)腿掷出飞镖，将他手中橐子击落。那家伙一见救命像什没了，没命地向一悬崖跑去，一纵身跳了下去……

张歧厚向矮个子追了过去。那矮个子长得虎头虎脑，见人追上，猝然停住，并向张歧厚肚子一头顶去，嘴里道：

“娘的，让你领教一下张铁头的厉害！”

张歧厚脚下一滑，“啊哟”一声仰在地上，捂着肚子呻吟不已。他浑身上下全是泥。

谭温江恐惹起麻烦，训斥道：“你他妈别象娘们似的，让苍蝇尥蹶子蹬一下就大呼小叫。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地界！”

张歧厚脸上作一副苦相，汗水亦从额上滚滚而下，说：“疼死我了！师座，这哪儿是苍蝇尥蹶子，是让他妈老牛顶了！哎哟、哎哟……”

那矮个子脚步极为迅捷，一眨眼，便没影了。众人围住瘦高挑儿。他脚下是一堆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之类。张歧厚肚子也不疼了，一下子扑向那件镶玉云头金扁方，说：“哎呀！宝贝！”飞（猫）腿扑向一柄金如意。又有几个士兵扑向东珠手串、珊瑚双喜朝珠、金镶珠石镯子、玛瑙烟壶、洋金镶白钻小表、白玉透雕活环葫芦珮、汉玉仙人等。有几个人为争夺珍宝竟互相撕打起来。

谭温江大喝一声：“妈拉巴子！都立即给我放下！否则可别怪我这枪子儿不认人！”

众人见他举着黑乎乎的枪口对着他们，才如梦方醒，不情愿地将珍宝放回地下那套军服上面。

瘦高挑儿很高兴，点头哈腰地说：“长官，多谢、多谢！”

谭温江满脸堆笑，问道：“弟兄，你是哪部分的？”

瘦高挑儿迟疑着，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我们，对了，我们路过东陵，偶然找点外快，请长官……”

谭温江由喜转怒，扯过他军装上的部队番号道：“你们是二十八军，岳兆麟将军部下无疑。你们是哪个团的？说么，别怕。咱们都是当兵吃粮出身，人不是说么，当兵两股

道，不是死就是活，不容易呀，见着外快谁不捞？——你说了也没啥关系。”

瘦高挑儿终于说：“报告长官，我们是马福田的部下。”

谭温江一对鱼鼓眼睛咕噜咕噜乱转，狡猾地说：“马团长？认识、认识，不仅认识，当年我们俩在燕山起局（拉络子）还是连旗哩（同伙）。这叫大水冲倒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说弟兄，你们三位到皇陵就为这点外快吗？”

瘦高挑儿支支吾吾地说：“人们都说皇陵修的象宫殿一样，所以就到这儿逛逛。”

谭温江说：“弟兄，你撒谎可不够交情啊！逛皇陵，谁半夜三更、顶风冒雨到这儿来逛啥呀？难道是和娘娘谈情说爱不成？”

瘦高挑儿说：“白天因守陵的看得紧，所以才晚上来。”

谭温江瞪他一眼，用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珍宝：“晚上来，怕是为捞这个吧？”

瘦高挑儿吞吞吐吐地说：“长官，那是、那是拾的……”

飞(猫)腿用手枪点着他的太阳穴，威胁道：“你小子要不老实，老子送你上西天！”

瘦高挑儿吓的瑟瑟发抖，“噗”地一声跪下道：“长官饶命！我和王副官、张铁头奉命前来侦察皇陵，看看守陵人员有多少，竟什么时间出来巡逻……然后就顺手牵羊，盗了惠妃的墓……”

谭温江严厉地问道：“谁派你们来的？侦察皇陵干什么？”

飞(猫)腿用枪管点着瘦高挑儿的额头：“快说！不然要你狗命！”

“我说，我全说。是马团长派我们来的，打算……打算崩皇陵，取珍宝。”

谭温江推开飞(猫)腿，满脸堆着奸笑，狡诈地说：“弟兄，这就对了！再说我与马团长又不是外人，你何必瞒我呢。都是自己人，你起来吧。”

瘦高挑儿松了一口气，缓缓地站起来，高兴地说：“长官跟马团长是朋友，那再好也没有了！没别的，这点珍宝，请弟兄们分去一半吧。”说着伏地整理珍宝。

谭温江与众人俯身看珍宝，那一双鱼鼓眼瞪得象铜铃似的，嘴张得很大，象是要一口将珍宝吞噬下去一样。他眼睛突然咕噜咕噜一阵乱转，拿着枪柄冷不防照瘦高挑儿的后脑海猛力砸去。瘦高挑儿惨叫一声，倒在珍宝旁。众人见状，大吃一惊。谭温江一脚将尸体踢到一边，狞笑道：“去你娘的吧！用不着你分我一半。这回老子全包扎了！”

他俯下身，贪婪地一件一件地检视着珍宝，连鼻子、耳朵都洋溢着笑意，说：“弟兄们，咱们虽然贩黑货（烟土）犯了事，让冯玉祥那小子给关了不少天，丢了一分；可这回呀，咱们又从皇陵找回了十分！现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快随我到孙军长那儿去请功啊！”

众人疑惑地面面相觑。张歧厚说：“师座，请什么功啊？”

谭温江神秘地一笑，说：“你就甭问了，到时候准有你的赏就是！——快走吧！”

众人皆高兴，雀跃着随他而去。

却说吴铁钢、吴铁牛正带着四五个人巡夜。夜深人静，似乎从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和隐隐约约的人语声。

吴铁牛陡然站住，说：“二哥，听！有毛贼！”

吴铁钢神色严肃，说：“似乎是在西双山峪。快，过去看看！”说着，展开轻功，飞也似向惠妃园寝跑去。

他们很快来到墓前。吴铁钢双眉紧蹙，一拍大腿，说：“嗨！墓被盗了！”

只见墓基正面处，已被挖开二尺见方一个洞；洞旁摆放着一些破棺板、烂衣物之类。

人们正看时，忽听吴铁牛嚷道：“快来，这里有一个被打死了！”

吴铁钢等大步流星向丛林深处奔去。果然，在林间空地上趴着一个死尸，脑浆流了一地，和泥水混合在一起。

吴铁牛拾起一个军帽，又扯住死者的皮带将其翻转身，说：“瞧这身灰狗皮，准是个丘八！”

吴铁钢轻轻踢了一下尸体，轻蔑地说：“哼，当兵的！纯粹是土匪！——别管他，继续追击！”

——他们深入丛林，发现远处影影绰绰有几条黑影在慌不择路地乱窜。

谭温江贼头贼脑地不时回头窥视，低声说：“麻烦了！让人跟上来了！”他将那一包珍宝交到一个士兵手里，说：“你可要用性命担保这些宝贝！”

谭温江蹀开腿飞快地向一座小山跑去，飞(猫)腿等随后紧紧跟着。谭温江愁眉苦脸地说：“这是什么地方？——这黑灯下火的，也分不清哪儿是哪儿啊！这没头苍蝇似的乱闯，如何是好啊？”

张歧厚说：“咱们先找个林子藏身，量他吴统带也找不着。待天拂晓时看清路径再走不迟。否则一跣一滑，人生地不熟地闯来闯去，累断腿也跑不出去。”

飞(猫)腿摆摆手，说：“不可！吴氏家族多年护陵，对一山一水，一石一木，了如指掌。待会儿那帮人赶上来，我等还不是让人家瓮中捉鳖呀！”

众人望着黑乎乎的高山、峡谷、丛林发呆。

谭温江说：“快出这片林子吧，要不更转向了。”他向前一指，“让祖师保佑，咱们就从这里突出去吧！”

众人随他出了林子，顺着山谷走去。走了一阵，出了谷口，出现一片平地。张歧厚突然停下，惊喜地说：“瞧啊！前面有人家！”

果然，前面隐隐约约有一幢平房，从窗子里透出香火般的灯光。谭温江以手加额：“真乃祖师保佑！”他率先向那灯光奔去。

其实这“人家”乃是兵站的房舍。众人望着这幢房子有些疑惑不定。飞(猫)腿说：“师座，八成咱们又转悠到兵站来了！”

谭温江指着房子说：“这肯定不是一般民房。不过，那门脸儿却也不象兵站。”

飞(猫)腿说：“八成是后院。”

谭温江一听有理，一拍大腿，说：“娘的，遇着鬼打墙了！快撤！”

这时，吴铁钢等已赶上来了，大喝一声：“毛贼，哪里逃！”他瞧得真切，照拎包的那个士兵掷出一把飞刀，“嗖”地一声将那士兵砍倒在地。

谭温江急忙从那士兵手中夺过包，拼命向丛林冲去。

飞(猫)腿掏出橐子“叭”地朝吴铁钢开了一枪。吴铁钢乃武林人物，十分机灵，没等枪响身子早已隐在墙后。谭温江恐怕一时难以脱身，就将那包塞到一个树洞里。

吴铁钢趁飞(猫)腿装子弹的时候，举起手枪向他还击。飞(猫)腿亦十分机灵，立即做一个后滚翻躲过了枪子儿。吴铁钢展开“燕子穿林轻”功，一跃飞到飞(猫)腿的跟前，一个“二

郎勾魂腿”将其踢出一丈多远，橹子也飞了出去。飞猫腿却也不慌，突地平地一跃而起，一个“紫燕上梁”跃身屋脊，揭瓦欲掷。可是，隐在树丛中的吴剑雄抛出一飞蝗石，恰中飞(猫)腿右腕合谷穴，那瓦立即落了下来。吴铁钢也来个“紫燕上梁”跃身屋脊；那飞(猫)腿情知不妙，一个“平沙落雁”，轻轻落在地上。他正欲拔腿逃脱，吴铁牛却飞起一足，将他踢到墙上，重重地落在墙根，疼得他“哎哟，哎哟”呻吟不已。这时上来几个陵兵，将其双手反剪，绑了起来。

正在走棋的吴统带撂下棋，问道：“什么人喧嚷？”

一个旗人来禀报：“统带大人，外面来了一伙盗墓贼！”

吴仕卿慢条斯理地站起身，从案上抓过一把核桃，走出了大门口。他一见谭温江一伙正在困兽犹斗，于是突然凌空而起，出人意料地顺势将谭温江提在左手，右手照屁股猛力一拍，大喝一声：“去吧！”这一下子谭温江被他拍出两丈多远。谭趴在地上呻吟不已。

那些兵弁见这位白胡子老头如此手段，老大吃惊，吓得四处乱窜，谁还敢抵抗？吴仕卿从手中飞出几个核桃，那几个步卒应声而倒。

吴仕卿来到谭温江、飞(猫)腿等面前，一一在其腰间点穴。谭温江等皆目瞪口呆，动弹不得。

吴仕卿哈哈大笑，说：“盗墓贼，委屈了！我还不曾下完这盘棋，失陪、失陪！请你们先在此行‘童子坐禅’之礼吧！”说罢拂袖进屋，与一枝花继续对弈。吴铁钢等亦随之进屋。

吴铁牛用腰刀点着被绑缚在树上的飞(猫)腿道：“毛贼，好好让雨水给你们洗个澡，待明日老子再发落你们不迟！”

他一步跃进屋里，对厨子说：“快上夜宵，人家又冷又饿！”

厨子回眸一笑，说：“铁牛，好饭不怕晚。吴大人说，今天你们有功，吩咐为你们备了好酒好菜，为你们庆功哩！”

吴铁牛坐于桌旁，双手用筷子敲碗，说：“实在好，实在妙，毛贼手到擒来，好酒好菜犒劳……”

吴剑雄夺下他手中的筷子，说：“铁牛，你消停点吧！”

少顷，厨子端上一盘佳肴美味。吴铁牛用鼻子嗅了嗅，乐得手舞足蹈，用手指拿起一块肉放到嘴里，高兴得直拍巴掌：“真香啊！真香啊！……”

吴剑雄轻轻地打了一下他的头，笑骂道：“属牛的，记吃不记打！”

吴铁牛做了个鬼脸，说：“光吃还不算呢，还得喝呢！姐姐，你敢跟我比试一下吗？”

吴剑雄道：“比酒？你可真有出息！有能耐咱俩比武嘛！”

吴铁牛打开两瓶酒，一边倒酒一边说：“比就比，谁怕你谁是小狗子！”

吴剑雄一笑：“你有这个志气就好。”

不一时，众人都上了桌。于是觥筹交错，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

飞(猫)腿从窗口窥视这一切，馋得直流口水。他左顾右盼，见除了他们这些“童子坐禅”者别无他人。而这些同伴一个个象僵尸似的伏于地上。飞猫腿暗自运气。那穴道慢慢解开了。接着他又暗自运气，只听“叭”地一声，绳子一下子就断开了！他急忙起身，来到谭温江身旁，用手摁了一下他的腰际，解开了穴道。然后又为康副官、张歧厚等解穴。

谭温江打了个冷战，旋即复元，站起来之后竟奔那树洞去取包。这时忽听一声鸡叫，让他吓了一跳；他见飞(猫)腿仍为步卒解穴道，就示意不要管别人了。飞(猫)腿急忙随他仓皇逃走。

此时，天已破晓，东方现出一片鱼肚白。风雨，业已停了。

2. 马伸桥“押宝”

20世纪30年代，正值中国乱世。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所谓“英雄”也者，该是加引号的，这里面既有英杰人物，亦有草莽英雄，而土匪、军阀则更是多如牛毛。此时且不可小看土匪，他们的本事可大哩，往往摇身一变而为显贵。象张作霖、张宗昌、孙殿英便是此等人物。此时之孙殿英已拥有数万军队。192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与奉军大帅张作霖开战。孙殿英率军随张宗昌部增援奉军，结果张作霖、张宗昌、孙殿英大败。1928年4月，张宗昌败走济南；6月，张作霖乘专列撤离北京，至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孙殿英率领残兵败将退守河北蓟县与遵化县交界处的马伸桥。正在孙殿英如丧家犬惶惶然不可终日之际，蒋介石施展出他惯用的一打一拉伎俩，派心腹策动孙殿英投降。孙殿英自有他的打算，欣然应命。于是，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蒋介石见孙已就范，就又下了一道命令：将孙殿英所属十二军压缩为一个旅，其余官兵一律遣散。孙殿英乃阴险狡诈之徒，蒋之险恶用心了然在胸，岂肯上当？孙殿英骂道：“郑三发子，你也不睁眼看看孙老殿是谁！你想剪除异己，甬想！”于是他对蒋的命令明施暗顶；蒋介石给予的惩罚是，扣发军饷，以期引起十二军哗变。然而，蒋介石并没有达到目的。

孙殿英知道坐吃山空的危险，就撒出人马四出贩卖“金丹”、“白面”、“三两三”，着实捞了不少油水。当然，单靠贩“黑货”维持八九万人的生计与军需，那是杯水车薪。因此，孙殿英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寻找军饷出路。

十二军军部设在一座破旧的关帝庙内。正殿塑着面如红枣的关公，一旁是捧着青龙偃月刀的周仓。此时，孙殿英正作着他一月一度的“功德”——“庙会道”会。只见关公像下摆一供桌，上铺黄绸桌围，桌上五供插着香火，香烟缭绕，氤氲弥漫；桌面上还横摆着一柄裹着黄绦的所谓“太阿宝剑”和一柄垂着黄穗的拂尘。这两个物件是他的随身法宝，他无论走到哪儿，总有随从兵捧在怀里跟在左右。孙殿英双手合十，仰首注视着宝剑、拂尘，口中念念有词；他的身后跪着数十名“庙会道”信徒，俯首聆听他传道。

谭温江、康副官、张歧厚等一副狼狈相，佇立在殿门外，不敢惊动。

孙殿英正念着俚俗不堪的道门咒语：“上上姜尚转卯巾，被授无蔽踵微音。才育八八原有定，焉长苗裔白何心。……”

“庙会道”系豫西一带封建迷信会道门，在不少愚昧的民众中颇有影响力。孙殿英觉得可以利用它作为起家之本，于是就拜会首李凤朝为师。不久，他就施展阴谋诡计取而代之。接着，他又导演了一场骗人的把戏，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庙会道”中的地位：一天夜里，他装作突然惊醒的样子，对左右说：“刚才我梦见祖师白奶奶了！她指点我说：

‘庙宇中有一柄太阿宝剑，神赐于你。你速取来此剑，一可逢凶化吉，二可遇难呈祥，三可纵横天下。’祖师托梦于我，一定有缘故。”左右说：“庙宇距此并不甚远，不妨去